

再探讨尧都平阳所在地望

□ 齐长喜

继本人《从《易经》探讨尧都平阳所在地望》在“平阳方志”2018 第三期刊登后，质疑与探讨的言论不绝于耳，纷至沓来者日渐增多。从这篇文稿关注尧文化动态中不难看出，文稿题目套用了一本文集的书名《帝尧之都·中国之源》没错，这样说是对的。

《帝尧之都·中国之源》是 2015 年 12 月，由中共临汾市委宣传部编印的。“尧文化暨德廉思想研讨会文集”是 2007 年十二月临汾市·首届·中国·临汾尧文化高层论坛的研讨文集。两次高级论坛的文集我都浏览过，当我通读了 2015 年的文集后，深切感受到：在上下五千年，纵横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上尧文化“尧都平阳”论，组线条说“胜出了”。这是我通读了《帝尧之都·中国之源》这本论文集后的第一心得与收获。

8 年来，本人以“尧都平阳”为命题的探索方向没有错，探索“尧都平阳”的指导思想没有错。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在该书（序一）中说的那样“尧舜的治理思想是文德……。哲学思想的核心是朴素的辩证法——阴阳太极。”那么如何来看待“尧都平阳论”与“尧都陶寺论”及本人“尧都平阳——吴村论”（妄以为论吧）是我心中的最大心结。现再探讨尧都平阳所在地望，躬听“大家”匡正。

先说“尧都平阳”

—

在陶寺遗址考古中贡献最为大的是何努先生。在他的“陶寺”考古中《尧舜“中国”之都探微》的第五“余论”中有一段话：“目前笔者认为陶寺遗址是尧舜之都，但是否平阳不敢下如此结论。总结我的理解，陶寺遗址是尧舜之都，在汉魏平阳郡区域内，但不是平阳城。”

即然何先生说：“陶寺遗址是尧舜之都”在汉魏平阳郡区域内，但不是平阳城，“那么平阳域”在那里呢？难道一千八百年来不绝于书的，不绝于耳的“尧都平阳”是司马迁臆造的幻影，是步尘者的猜测与妄语证吗？就目前尧文化研究者不下 2000 人，其中本市代表人物就有陶富海、王汝雕、乔忠延、刘合心……。论证结果有四：尧都金殿论（其中包括尧都掩埋论）；平阳虚无论；尧都襄陵论；尧都（唐国）翼城论。本人认为尧都应在平水都八里（吴村）。现在先说平阳虚无论及尧都襄陵论。在何弩“余论”一文中（116 页倒数第三行）言称“解希恭与陶富海先生曾分析认为，平阳可解释为浍河以北的汾河两岸地域。据此，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尧都平阳’的说法出现比较晚，只是因为两汉在今临汾盆地因平水而设平阳

郡……,按《汉书地理志》此区属河东郡,临汾盆地自汉或战国以来,才被习称为平阳,应为虚指,并非实指”。读何先生的文论,得到的感受一是何先生肯定解希恭与陶福海先生的说法以浍河代替平水。何先生从地质资料看,“今天的临汾市在古代很长一段时间是湖沼,成熟时代很晚,根据今临汾市尧庙始建于唐的记载,临汾市成陆可能在隋唐时期。今天临汾市不是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说的临汾县,所以钱穆所谓‘平阳在今临汾县西南’的看法是有问题的。”何先生在后文又“以历史地理上的平水与平阳域的不确定性,来质疑陶寺与尧都的关系,恐怕也是没有太多理由的。正如以今临汾市不是尧都故城的考古事实来质疑尧都不在临汾地区一样,我相信普通民众也能分辨出其中的逻辑问题。”是的,通过以何先生为代表的考古工作者的辛勤工作,才得以确定是何先生为陶寺遗址的发掘所流淌的汗水灌溉了《帝尧之都·中国之源》的大树之根。临汾人民,自然也包括我在内,自然要真挚的道出一句话感恩于你“辛苦了”,但同时要温存的向您说一声:我有一些对“尧都平阳”的考查资料,请你看看是否有用。

二

首先应该理顺“尧都陶寺”与“尧都平阳”的关系。我们不能因“尧都陶寺”来否定“尧都平阳”。反之,也不能以“尧都平阳”否定“尧都陶寺”。这两个概念都是成立的。何弩先生及张彦煌、解希恭、徐殿魁及夏鼐、苏秉琦等先生的考古成果是不可否定的,但一千八百年来以司马迁为代表的历史学家的“尧都平阳”论也非子虚乌有,在《竹书纪年·帝尧陶唐氏》“八十九年,作游客于陶。九十年帝游陶。一百年帝陟于陶”。

《帝王世纪》中“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竹书

纪年·帝尧陶唐氏》中“元年丙子,帝即位居翼”。这样的典籍记载是于何弩先生们考古“尧都陶寺”相吻合的。在《史记·晋世家》唐氏在河汾之东,以我考证的唐山,尧山以及平水都八里为坐标,方百里依然包括陶寺遗址在内,这是毫无疑问的。

在方百里的概念下,陶唐国的社会学概念与地理上的唐山、尧山概念相辅相成,因此汾河东岸的崇山在上古时期被称之为唐山不足为奇。但应记住它的范围在“方百里”。

《诗谱》郑玄注明的:“唐者帝尧旧都之地”是有道理的。但今日太原晋阳被称为始居处后迁往望河东平阳,这样以唐山、尧山的地域记载解释,我认为太原晋阳说不足信。

《尔雅·释地》中“两河间曰冀州,两河指黄河、汾河,唐者帝尧旧地。”这样的记载是有道理的。在李伯谦(北京大学考古博学院教授《略论陶寺遗址在中国古代文明演进中的地位》)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当然由于时代久远,文献晚出,缺乏当时的实录,考古发现也仅是当时留下来的遗迹。”也许有读者要问,“八十九年作游宫于陶,一百年帝陟于陶”,当时的人能活到一百岁吗?这要用《陶寺遗址对接历史的可能性及其难题》中作者刘毓庆的打结理论来回答这个问题:“尧的实际年代应该早于文献中记载的年代,历史丢失,祖孙通名,都有可能造成历史的收缩。如果把这一重要因素考虑在内,那么陶寺遗址的主人当为尧及其部落,则就不是问题了。”在尧文化研究的20多年里,虽然由于尧舜之都——陶寺已重见天日。但“尧都平阳”的命题并无完全确论,我所提出及考证的“尧都平阳吴村论”刚刚开始。我将一如既往探究个水落石出!

(作者系尧都区吴村镇中学退休教师)